

能源政治

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与中国的对策*

孙霞

摘要：中东在美国能源安全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相互依赖关系发生逆转；中东石油输出国将向东转移，寻求新兴国家能源市场；随着国际能源供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油价的剧烈波动，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益将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如果不马上进行经济改革，中东产油国将逐渐丧失在国际能源格局中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这一演变的驱动机制包括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将产生溢出效应。作为未来中东石油的主要输入国，中国应在构建泛亚洲能源安全网络中有所作为，防止中东安全溢出效应蔓延。

关键词：石油天然气；中东能源出口国；美国能源战略；中国能源安全

作者简介：孙霞，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5-0059-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CGJ009）、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自选项目（2012JDZDSZX001）的研究成果。

当前美国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的突破及可能的前景对于世界能源格局和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东石油在美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下降，永远失去了用石油作为武器威胁西方的能力。同时，中东将失去全球油气中心的地位，在世界地

Paul D. Miller, "The Fading Arab Oil Empi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2, Number 120, pp. 38-43.

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将下降。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美国暂时通过页岩气革命等能源独立战略降低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但中东在世界石油版图和全球能源权力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却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国际社会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至今没有根本变化。以上认识主要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及其影响的视角得出的结论。本文认为单纯从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角度出发判断中东能源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有失偏颇,冷战后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背后还有更深远的驱动机制。同时,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利益关切和影响力的上升,除了对能源问题本身和中国能源安全的关注外,应进一步探讨能源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溢出效应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驱动因素

中东能源地缘政治演变的驱动机制包括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二者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驱动机制,最终促成了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并将在今后影响演变的方向。外在因素是不可控制的,但内在因素可以借助外部力量逆转其发展趋势,减轻演变的激烈程度,弱化其外溢效应。

(一) 全球能源供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外在因素

包括美国在内的中东其他地区和国家油气产量猛增是导致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地位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页岩气革命。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产量突然猛增,不仅实现了天然气的自给自足,而且使得液化天然气退出海湾,推到亚洲,且价格更加便宜。海湾现在面临美国国内天然气供应以及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天然气开发的威胁。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巨大成功还引发了从欧洲到印度、中国,直至全世界的页岩气发展。这将可能导致世界降低对海湾天然气的依赖。由于水平井及水力压裂技术在页岩油开采上的进步,近两年美国页岩油产量也出现爆发式增长。国际能源署(IEA)2012年11月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将在2015年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在2017年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加,甚至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将彻底改变全球能源供求结构。

除了常规和非常规油气能源的开发,美国等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家还在全球掀起一场能源革命,这将引起国际能源消费结构的彻底转型。以互联网和新

林利民:《世界油气中心“西移”及其地缘政治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9期。

吴磊:“世界石油新版图与中东石油”,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

Pramod Kulkarni, “Shale Search Goes Global,” *World Oil*, December 2010, pp. 73-78.

能源相结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能源重新受到青睐。如果说仅仅某个国家通过节能和开发新能源将可能对石油出口国产生轻微的影响，那么，伴随诸如新技术突破的可再生能源产量上升，将导致世界石油需求量大幅下降。当前由于有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足够石油需求量来提供持续的石油需求，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将暂时不会损害石油供应国的能源地位。但当新的能源革命席卷全球，国际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转型，全球石油消费量也跟着下降时，这些影响将会成倍叠加，将使中东产油国面临逆向的“石油危机”。

此外，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导致能源需求量暂时下滑，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对石油出口国家的冲击。2009 年第一季度全球石油需求量大幅下滑，第二季度继续大幅度下降，加上油价剧降，至 2008 年 11 月，油价跌至每桶 54 美元左右，导致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收入锐减。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石油输出国，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 年石油收入比 2008 年减少 40% 以上（见表 1）。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使石油出口国石油收入锐减，还使得依赖石油美元投资和劳务输出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经济状况恶化。海湾国家石油收入减少影响其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的投资，这些国家的劳务收入也会减少，旅游收入减少，赴海湾打工者面临困难。埃及因苏伊士运河过船数下降而减少了运河收入。阿联酋、卡塔尔等顺利实现石油美元再投资的国家，由于资金链和贸易链的阻断，有大约 60% 的建设项目被搁置或取消。阿拉伯国家在世界各地的两万多亿美元投资蒸发了近四成，股市也蒙受了高达 6000 亿美元的损失。油价大幅下跌让中东阿拉伯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产油国入不敷出，一些国家甚至难以实现预算平衡。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中东石油出口国及其周边间接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都将遭受更大损失。

[美]杰里米·里夫金著，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

安维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经济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9 年第 4 期。

黄培昭：《阿拉伯国家携手应对危机》，载《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22 日。

表 1 2008 年前后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的矿物燃料收入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矿物燃料收入		2008-2009 年 下降百分比
	2008 年	2009 年	
阿联酋	149,144	82,039	-44.99
巴林	11,477	9,113	-20.60
突尼斯	3,327	1,953	-41.30
阿尔及利亚	76,737	44,334	-42.23
沙特阿拉伯	285,234	160,151	-43.85
苏丹	10,980	5,906	-46.21
叙利亚	5,978	5,755	-3.73
伊拉克	63,081	36,398	-42.30
阿曼	29,217	18,701	-35.99
卡塔尔	48,416	31,057	-35.85
科威特	82,415	45,268	-45.07
黎巴嫩	12	12	0
利比亚	59,273	36,895	-37.75
埃及	11,412	5,792	-49.25
也门	6,972	4,881	-29.99

(二) 中东石油输出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内在因素

石油价格处于高位时期,中东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丰富并未扩大自由,促进经济发展,或保证社会安宁,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暴政、痛苦和不安全感。这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其主要表现为“荷兰病”、贫富差距过大、腐败、动乱或内战频繁。目前,阿联酋、卡塔尔等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

Economic Statistics Bulletin of Arab Countries (2009-2000), Issue 31, 2011, Arab Monetary Fund, <http://www.amf.org.ae>.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 2.0 版),第三部门中的矿物燃料包括煤、焦炭及煤砖;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天然气及人造气。

Stewart M. Patrick, “Why Natural Resources Are a Curs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ow to Fix It,” *the Atlantic*, April 30, 2012.

“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禀赋改变了工业化进程的方向。20 世纪六十年代初,当荷兰在北海海域发现了大量天然气后,这个词首次出现。患病国家的症状是:石油、黄金、天然气、钻石或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的发现使得资金突然大量涌入该国,造成该国汇率上升。强势的本国货币提高了该国产品在国外的价格,削弱了该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同时使进口产品变得非常便宜。富裕的本国人民开始无节制地购买相对便宜的进口产品,这就挤压了国内制造业,于是该国的工业化进程受阻。

的国家拥有庞大的石油盈余，人均 GDP 也相对较高。尽管产油国目前看上去富足而和平，预测石油和天然气枯竭也为时尚早，但资源诅咒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那些最有可能遭遇石油收入减少冲击的国家将是资源依赖最严重的国家。为了判断哪些国家可能存在这样的资源诅咒及其程度，本文制作了表 2。表 2 显示了 15 个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矿物燃料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以及最近几年间资源依赖程度的变化。2000 年到 2008 年的数据变化表明，不仅许多传统的海湾石油出口国的国家财富来源严重依赖矿物燃料，而且利比亚、突尼斯、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等非洲新兴石油出口国也正在加入依赖资源收入的行列，这表明这一趋势还在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而巴林、也门、埃及等石油资源衰退国家正在遭受资源诅咒的惩罚。

表 2 2008 年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的资源依赖程度

国家	人 口 (2008, 百万)	2008 年 GDP(当前 市场价格, 百万美元)	2008 年出口 矿物燃料价值 (第三部门, 百万美元)	2008 年矿 物燃料收 入占 GDP 比例(%)	2000 年矿物 燃料收入占 GDP 比例 (%)	2000-200 8 年百分 比变化
阿联酋	4.8	251,857	149,144	59.22	40.97	+44.54
巴林	1.1	24,338	11,477	47.16	54.12	-12.86
突尼斯	10.3	44,924	3,327	7.41	3.28	+125.91
阿尔及 利亚	34.6	170,270	76,737	45.07	0	——
沙特阿 拉伯	24.8	475,094	285,234	39.07	39.07	0
苏丹	38.2	61,085	10,980	60.04	9.16	+555.46
叙利亚	19.6	49,217	5,978	12.15	18.95	-35.88
伊拉克	30.6	109,100	63,081	57.82	0	——
阿曼	2.9	60,299	29,217	48.45	48.38	+0.14
卡塔尔	1.4	110,712	48,416	43.73	58.96	-25.83
科威特	3.4	148,921	82,415	55.34	48.35	+14.46

Economic Statistics Bulletin of Arab Countries (2009-2000), Issue 31, 2011, Arab Monetary Fund, <http://www.amf.org.ae>.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 2.0 版),第三部门中的矿物燃料包括煤、焦炭及煤砖;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天然气及人造气。

黎巴嫩	4.0	29,620	12	0.04	0	—
利比亚	7.3	86,506	59,273	68.52	37.78	+81.37
埃及	75.2	162,464	11,412	7.02	3.02	+132.45
也门	22.2	31,049	6,972	22.45	32.35	-30.60

六个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面对资源收入大幅度减少表现得最具脆弱性，他们是：阿联酋、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科威特和利比亚。这六个国家 GDP 接近或超过一半来自矿物燃料，而且所有国家都比几年前更加依赖资源财富。其中几个已经遭受国内紧张局势和边界冲突的国家将经历更大的安全问题。中东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看似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以经受石油收入的减少，但与其他地区正常致富的国家相比，同样存在资源诅咒的安全威胁。例如，阿联酋和卡塔尔，尽管在多样化经济结构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尝试用“迪拜模式”取代“寻租国家”模式，但其经济在面对石油需求的大量下降时仍然相当脆弱。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将没有海湾国家那么幸运，除非他们加速多样化其经济的步伐。

一方面，国家经济越来越依赖石油收入，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石油经济造成中东产油国经济结构单一和结构的不平衡，一个主要表现是人均收入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初期，借助社会福利制度，阿拉伯国家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而石油收入却集中在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组织手中，造成两极分化严重，人均收入实际下降。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人口翻了三番，现如今这些国家 60% 的人口都在 24 岁以下。这种人口结构的革命带来了全新的预期和前所未有的挫败，而增长停滞且产业单一的经济体对此无法给出新的解决办法。不包括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内，2002 年拥有 7265.3 万总人口的中东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总产值是 3906 亿美元，人均收入为 5372 美元。而没有石油或其他主要自然资源出口的以色列却实现了 18300 美元的人均收入，是中东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人均收入的 3.4 倍。其原因主要在于，中东的大多数石油生产国平均 93% 的出口收入和 43% 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来自于石油销售，并且缺乏其他经济活动。此外，中东地区的失业率极高，其中沙特阿拉伯的失业率达到 25%、也门达到 30%、

利比亚这一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可能是由于 1998 年的经济制裁被取消。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得益于大面积勘探和开发。

Martin Hvidt,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he Arab Gulf Countri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5, No. 1, Winter 2011, pp. 85-102.

[美]厄恩斯特·加布里埃尔·弗兰克尔著，王震、齐涛云译：《石油安全：牵动一个国家的安全》，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66 页。

巴林达到 15%。同时，该地区还缺乏外国直接投资。近 50 年来，中东地区的当权政府浪费了巨额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却没有将这些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和机构的建设，以便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和其他机会。在他们的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他们的经济却几乎停滞不前。经济结构单一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表现尤其明显。大多数中东产油国几乎不出口任何除石油之外的其他商品来换取外汇，外国直接投资也集中在管道、炼油厂等石油产业。由于很少生产其他产品，加上与石油有关的生产活动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的石油公司大都雇佣外国专家和劳动力，导致本地年轻人的培训、就业机会很少，进一步恶化了失业问题。石油财富引起的本国货币通胀，不仅使本国所产商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且使进口商品比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成本还低。在这些国家，甚至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也不景气，而许多传统工艺则已经消失。由于许多基本商品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一旦遭遇全球经济不景气、制裁和禁运等突发事件，这些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趋于崩溃。

二、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因素的分析，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趋势为：(1) 中东在美国能源安全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相互依赖关系发生逆转；(2) 中东石油输出国将向东转移，寻求新兴国家能源市场；(3) 随着国际能源供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油价的剧烈波动，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益将受到很大影响；(4) 如果不马上进行经济改革，中东产油国将逐渐丧失在国际能源格局中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不仅将对当前的石油出口国和他们的邻国，而且对遥远的资源消费国都将产生重大安全问题。因为石油财富不仅造成某个石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严重破坏，而且随着石油供求关系的剧烈变动，问题可能会发展得更加严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源收益骤然上升或锐减都将可能在中东产油国内部造成暴力冲突、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安全问题；第二，以产油国作为发起方的邻国之间的冲突将可能上升；第三，以上安全问题都将可能向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蔓延。这三种安全溢出效应都将可能成为外部势力干涉的借口，并进一步恶化这一世界主要产油地区的安全环境。

[美]厄恩斯特·加布里埃尔·弗兰克尔著：《石油安全：牵动一个国家的安全》，第 167 页。

[美]厄恩斯特·加布里埃尔·弗兰克尔著：《石油安全：牵动一个国家的安全》，第 156 页。

Michael L. Ross, "Blood Barrels: Why Oil Wealth Fuels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 Jun., 2008, pp. 2-8.

其一，资源收入的剧烈变化将导致许多出口国国内不稳定甚至暴乱。

尽管恐怖主义等国内暴力行为经常被认为产生于经济困境，但科威特恐怖主义者的数量要比尼日尔的数量多。这表明财富的某种水平是暴力产生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拥有财富的增长将使形势变得危险，那么失去或者担心失去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将使他们出于不满而诉诸暴力。例如，一些研究者已证实自杀式恐怖袭击者并不是穷人或缺乏机会者，那些相对丧失经济或社会优势的受教育群体可能鼓励支持恐怖主义。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当前资源丰富国家的少数群体由于担心当前拥有的财富变得相对匮乏而特别容易产生国内暴力。即使在那些大多数人口并不直接受益于石油出口的国家，许多人仍然从石油财富中获益，诸如更好的道路、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先进的技术。同时，正如资源稀缺是国家间冲突的催化剂，已拥有资源的日益匮乏产生的经济问题也会导致国内暴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海湾石油出口国在当前中东动乱中相对稳定，仅仅是由于石油提供给他们还算满意的生活，也因为石油给予政府镇压这些诉诸暴力的人的手段。而一旦资源日益匮乏导致经济状况的大幅下降，国内各阶层都有可能冒着诉诸暴力的风险孤注一掷。

其二，资源收益突然大幅下降将导致国家间暴力冲突上升。

石油需求量的下降将导致当前石油出口国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消费国之间，以及石油生产国和他们的邻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升。需求量的大量下降将降低世界石油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起初，许多其他潜在的消费国将受益，因为他们将能够买得起更多石油。但这将对许多石油出口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石油出口国将面临收益减少，匮乏将变得更加显著，特别是在中东。由于国家丧失了他们的石油收益，政府提供给国民较高生活水准的能力下降，基本需求将成为冲突的催化剂。在拥有大量石油出口国的中东地区，这一风险将特别突出。为了平衡石油价格的下降导致的出口收入减少，石油生产国的可能反应是提高产量，销售更多的石油，这将更快地减少世界石油储量。因此，在谁拥有可能蕴含石油和天然气的领土和领海问题上将产生更多的国家间冲突，最

See Paul R. Pillar, *Terror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Also see Joseph Kahn and Tim Weiner, "World Leaders Rethinking Strategy on Aid to Poor,"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2, p. A3, <http://www.nytimes.com/2002/03/18/world/world-leaders-rethinking-strategy-on-aid-to-poor.html>; Alberto Alesina et 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No. 2, June 1996, pp. 189-211.

Scott Atran, "Genesis of Suicide Terrorism," *Science*, March 7, 2003, pp. 1534-1539. James Piazza, "Rooted in Poverty? Terrorism, 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leavage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ol. 18, No. 1, March 2006, pp. 159-177.

Michael L. Ross, "Will Oil Drown the Arab Spring? Democracy and the Resource Curs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1, pp. 2-7.

终引发地区安全危险。结果，甚至仅仅是美国呼吁削减其石油进口量所产生的后果也将是超乎想象的，这样做可能会对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而这些问题在当前的关于如何降低世界化石燃料消费、如何防止全球变暖的争论中被大大地忽略了。当前不应当仅仅是出于防止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世界经济衰退才维持稳定的石油供求关系，而且应当关注减少世界石油消费将会对中东地区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带来什么变化。

其三，安全问题向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外溢。

按照相互依存理论，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随着相互依存度上升而降低，而贸易成为衡量相互依存度的最普遍尺度。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增加与中国贸易就是反应了这一观念。20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欧洲一体化同样是出于预防未来欧洲走向战争的目的。这一理论的反面表明，当国家减少对国外石油的需求，石油消费国和石油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将下降，则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尽管战争不可能仅仅由于低贸易水平而发生，但按照相互依存理论的逻辑推断，能从贸易中获得财富有效防止了政策制定者走向冲突。如果美国不再依赖中东石油，如果石油出口国不能再从美国获取安全收益，那么对每个国家运用暴力意愿的限制因素将大大减少。这将导致在地区层面上邻国之间的冲突变得更有可能是。如今石油引起外来武装干涉的例子数不胜数，全球三分之一的冲突都发生在能源富集国，近30年以来，仅波斯湾地区就爆发了3次大规模武装冲突。有两个国家看似例外。一是石油丰富的伊拉克。但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间与萨达姆决定在石油贸易中弃用美元改用欧元的时间惊人地吻合。二是阿富汗，这里根本没有石油。不过，美国的目的是建设从土库曼斯坦往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谁控制了这条出口管道，谁就将在未来获得无可争辩的竞争优势。

其四，即使美国实现了针对中东地区的能源独立，不再依赖中东进口石油，美国也不可能放弃对这一地区的干涉。这是基于“卡特主义”的中东战略构想。

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意识到波斯湾地区石油的重要性以来，美国就承担起该地区安全的全部责任。寻求这一支配地位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经济优势，而且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利用它危害美国和世界经济。这就是“卡特主义”的本

John Walley, "Why Do Countries Seek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Jeffrey Frankel e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pp. 63-90.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20, No. 4, spring 1996, pp. 5-41.

[俄]康斯坦丁·乌格德尼科夫：《用战争勘探：武装冲突与油田的地区分布惊人相似》，载俄罗斯《总结》周刊，2011年8月29日。

质。要美国放弃“卡特主义”是不现实的，除非该地区的石油地缘政治发生改变。现在中东已经开始绘制新的地区秩序蓝图，即伊朗和埃及之间建立的“战略联盟”有望形成对“大中东”地区南部——从苏伊士运河到波斯湾——的共同统治，这将让六大阿拉伯石油君主国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这一秩序将有利于中东以地区大国为主体的地区秩序重构。

三、 中国对策

一旦中东能源供应出现问题，中国将最先受到影响。近期伊朗核问题、利比亚内战及持续的叙利亚暴力冲突等中东地区问题已致使油价出现波动。从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中东国家的主要能源消费国在转向东方，但他们的安全保障却仍然依赖西方。以沙特阿拉伯为例，2009年下半年，沙特成为美国五个主要的原油供应国之一，位于加拿大、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之后。同时，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沙特石油出口超过一半是到亚洲市场。世界石油需求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石油需求正在下降。尽管美国依然在中东地区占据军事优势，沙特国家领导人也认为美国依然是能够提供防御海合会国家遭受伊朗军事野心的唯一力量，但这种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超越了石油关系，沙特正在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将可能不再是以石油为中心，而转变为共同的地区政策目标。美国与沙特关系的转变将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的石油地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在向东转移，西亚国家经济正在与东亚的经济增长中心整合，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发现自己作为亚洲大陆一员的身份。这是一个好现象，有助于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

既然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走向发生了逆转，政治/安全结构也在调整，石油关系和安全关系脱节的现状也有可能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像以往那样由某个霸权国家承担该地区安全责任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地区安全的共同治理才符合地区国家和地区外利益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姑且不论中国是否足够强大，即使中国代替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石油的最大进口国，中国也不可能承担该地区的安全责任，外交转型、全面介入中东地区事务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是需要所有国家共同构建合理稳定的能源安全秩序。在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个

[美]迈克尔·克莱尔著，孙芳译：《石油政治学》，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3 页。

[墨西哥]阿尔弗雷德·哈利费·拉默：《不结盟首脑会议：多极化的转向以及伊朗和埃及的共同统治战略》，载墨西哥《每日报》，2012 年 9 月 2 日。

原油、精炼产品和天然气供需的泛亚洲网络，即从海湾北部到俄罗斯画一条线，可以看到所有供应国都在面向东方提高供应量，这些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石油进口国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国际能源新秩序，其主要特点是行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统治下的国际能源秩序中，埃克森美孚、英荷壳牌、英国石油、雪佛龙德士古等国际石油公司是主要行为体，当前新的行为体是国家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在这个泛亚洲能源网络中，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核心的欧佩克将在未来几十年保持能源市场的稳定，在保障亚洲能源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必须意识到，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稳定是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必要前提，而经济稳定对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当前海湾地区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新兴的石油消费国应当看到这一现象并有所作为。

能源收益的突然下降将会使许多能源出口国措手不及，除非他们现在就开始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中国应当做的是在这些严重依赖能源收益的国家推动经济多样化，开发可替代的财富来源，这不仅有助于缓和石油出口国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有助于这些国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高相互依存度、增进互信，培育更加友好的国家间关系。为此，应当推动对这些石油出口国非石油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提供投资激励、鼓励石油出口国放开投资管理，允许更多的外国投资。然而，单独的多样化措施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卡塔尔为例，石油部门占当前其GDP的40%以上，大部分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将很难从石油部门出来换个工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鼓励这些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来多样化其经济。因为工人的教育水平和培训项目会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发生作用。现在就开发这些教育培训项目非常重要，坐等问题出现后才开始培训工人就太晚了。

对于石油消费国而言，降低石油消费量对于环境、经济和国家安全都非常重要。但世界石油需求量的显著下降将增加国际和国内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一危险，中国和其他泛亚洲能源安全网络内的国家应当至少在以下三个领域立刻行动起来：(1) 提高替代能源政策的透明度，以使石油出口国不至于面对石油需求量的下降毫无准备；(2) 通过开放石油出口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提供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推动他们的经济多元化；(3) 帮助石油出口国扩大劳动力教育项目，增加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以使得在石油部门工作的工人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行业。提出这些潜在问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Qatar," *World Face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qa.html>

题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且将推动中国和当前海湾主要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确保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稳定。

四、结语

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其基本方向是：美国与中东石油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正在发生逆转。但长期来看，中东仍是世界能源市场的最重要行为体之一，世界石油市场仍将不得不承受中东地区动荡的政治溢价。外在因素主要是经济危机等因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需结构以及主要能源消费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内在因素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东石油输出国长期依赖高油价和稳定的石油收益来维系脆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而一旦石油收入降低，将造成中东国家能源收益的大幅度减少。那些认为既然美国已经逐步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就可以搞乱中东给中国添乱的人低估了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一方面，任何能源消费大国的经济面对世界能源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均具有脆弱性，美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石油独立。另一方面，中东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石油，美国的“大中东”计划还包括支持该地区的盟国，遏制该地区的反美情绪。因此，美国永远不可能放弃中东。面对现今国际能源格局转型与中东能源地缘政治演变的趋势，如果中东地区的石油安全问题还是保持着西方政治主导的模式，那么石油进口国与石油出口国的关系就将注定重蹈20世纪西方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覆辙，动荡的中东不符合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能源输出国的共同利益。

总之，国际能源格局的转型与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的调整已经展开，中东能源出口国将可能成为这场转型与演变的主要利益受损者。而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演变将可能会在国内、地区和全球层次产生溢出效应。这仅仅是个开始，其巨大的影响还远未显现。为防止安全溢出效应的蔓延，构建泛亚洲的能源安全网络是适应国际能源结构转型和中东能源地缘政治演变的最佳途径。当前已在地区经济合作与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显现了泛亚洲能源安全网络的可能前景。作为未来中东能源出口主要目的地之一的中国，应当吸取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往能源安全战略和中东政策的经验教训，通过各种切实的措施帮助他们实现经济多元化，减轻“资源诅咒”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真正双赢的能源安全目标。

The Evolution of the Energy Geo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SUN Xia

(Ph.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Mideast countries' oil earnings will be impacted by the acute fluc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f there is no economic reforms, they will lose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ituati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evolution include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leme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such as the reversion of global energy market structure. The sharp decrease of oil demand will cause the decline of Mideast countries' oil earnings,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resource curse long-time will put their economy to the edge of corruption. The evolution of Mideast energy geopolitics will cause overflow effects in domestic,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 As the main importing country of Mideast energy, China should do something such as establish pan-Asian energy security net so a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Mideast security overflow effect.

Key Words Oil and Gas; Mideast Energy Exporting Countries; U.S. Energy Strategy, China's Energy Security

(责任编辑：潜旭明)